

# 红楼梦脂评汇校本

曹雪芹

2019 年 12 月 29 日



# 版权信息

红楼梦脂评汇校本

曹雪芹著 脂砚斋评 吴铭恩汇校

© 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2016

本书版权为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所有，未经书面授权，不得在任何地区以任何方式转载、翻印、仿制或节录本书文字或图片。

DNA-BN: ECFP-N00004139-20160531

最后修订：2016 年 5 月 31 日

编辑 & 制作：肖若臻

tex 文件源代码由 epub 经 pandoc 转出，使用工具

- Notepad++
- 排版助手
- Sigil
- Adobe Acrobat XI Pro
- TeXstudio
- Inkscape

离宫:1694892905@qq.com

出版：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

浙江 杭州 体育场路 347 号

互联网出版许可证：新出网证（浙）字 10 号

电子邮箱：cb@bookdna.cn

网 址：www.bookdna.cn

BookDNA 是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旗下电子书出版机构，为作者提供电子书出版服务。

如您发现本书内容错讹，敬请指正，以便新版修订。

吴铭恩：kolistan@vip.qq.com

©Zhejiang Publishing United Group Digital Media CO.,LTD,2014

No.347 Tiyuchang Road, Hangzhou 310006 P.R.C.

cb@bookdna.cn

www.bookdna.cn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万卷出版公司 2013.10

ISBN：9787547028056



扫描二维码获取本书纸质版

## 整理说明

《红楼梦脂评汇校本》，系以甲戌本、己卯本、庚辰本等早期脂本为底本，汇集了戚序本、蒙府本等其他脂批本的部分脂批，并参考、吸收若干新校点本及脂批辑本的校点成果整理而成。对前人意见有分歧的，略参己意而取舍，力求既不人云亦云，也不标新立异，整理成为一个方便阅读和检索的脂评红楼梦简明读本。

本书正文以甲戌本及庚辰本为底本（第六十四、六十七回以列藏本为底本），以其他各脂本参校。甲戌本所存十六回，文字显著优于他本，基本照录原文，只在确有必要时改动少量字词；庚辰本内容比较完整，惜抄写草率，错误甚多，不得不参照己卯本等本子校改大量字句。第六十七回两种版本文字差异过大，无法互校，一并附录。

本书辑录现存各脂本上的固有批语，并剔除在抄本流传过程中收藏者或读者所加的批语。批语按以下顺序辑录：甲戌本、己卯本、庚辰本、戚序本、蒙府本、列藏本、甲辰本。为节省篇幅，后出版本的批语与前面某本文字相同的，不再列出；有个别文字差异的，只据以参校，也不单独列出。

为节省篇幅，本书辑录批语使用略字，意义如下：甲（甲戌本）、己（己卯本）、庚（庚辰本）、戚（戚序本）、蒙（蒙府本）、列（列藏本）、杨（杨藏本）、辰（甲辰本）；眉（眉批。原抄在页眉[正文上边]的批语）、侧（侧批。原抄在正文右侧的批语）、夹（夹批。原抄在正文中间的双行批语）。为醒目起见，本书正文排为宋体字，批语排为楷体小号字：朱批仍用红色，墨批仍用黑色。抄本中有些同一位置不止一条批语的，原以“ ”或空格隔开，现统一以“ ”隔开。

本书使用半角圆括号（）和半角方括号[]作为校改文字记号：（某）表示删字，[某]表示补字，（甲）[乙]表示改字。为避免校改记号过多影响阅读，对明显错字及前人意见比较一致的校改成果，径改而不标记。

本书曾以电子版的形式在网络上广泛流传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。在电子版整

理过程中，抚琴居网站的朋友们浪知、君子九思、爱如潮水、娄员外、梁三、兔子她妈、休闲、志学斋主、daphne 等协助覆校，订正不少错误；冰冰冰冷、云涛、yupeng、蓝山、潇湘楚客、zhwl、liuzhoufish、寻梦园、阿迦、影乐之声、rocwings 等诸位先后指出了若干问题，统此鸣谢。在电子版传播过程中，许多朋友提出了出版纸版书的建议，还有一些朋友自行打印装订成册，以方便阅读使用。今天本书终得印行，要特别感谢上海《红楼梦研究辑刊》主编萧凤芝老师、白山出版社原总编董志新老师的大力支持和协助；感谢八一电影制片厂高级美工师汪德龙老师为本书题签。

由于整理者学识所限，本书虽经多次修订，存在问题必然尚多。希望朋友们在使用过程中发现错误及不妥之处，继续不吝赐教。

吴铭恩 2013.9.30.

##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凡例

《红楼梦》旨义 是书题名极[多，一曰《红楼]梦》，是总其全部之名也；又曰《风月宝鉴》，是戒妄动风月之情；又曰《石头记》，是自譬石头所记之事也。此三名皆书中曾已点睛矣。如宝玉作梦，梦中有曲，名曰《红楼梦十二支》，此则《红楼梦》之点睛。又如贾瑞病，跛道人持一镜来，上面即镌“风月宝鉴”四字，此则《风月宝鉴》之点睛。又如道人亲眼见石上大书一篇故事，则系石头所记之往来，此则《石头记》之点睛处。然此书又名曰《金陵十二钗》，审其名，则必系金陵十二女子也；然通部细搜检去，上中下女子岂止十二人哉！若云其中自有十二个，则又未尝指明白系某某，及至“红楼梦”一回中，亦曾翻出金陵十二钗之簿籍，又有十二支曲可考。

书中凡写长安，在文人笔墨之间，则从古之称；凡愚夫妇、儿女子家常口角，则曰“中京”，是不欲着迹于方向也。盖天子之邦，亦当以中为尊，特避其东南西北四字样也。

此书只是着意于闺中，故叙闺中之事切，略涉于外事者则简，不得谓其不均也。

此书不敢干涉朝廷，凡有不得不用朝政者，只略用一笔带出，盖实不敢以写儿女之笔墨唐突朝廷之上也，又不得谓其不备。

此书开卷第一回也，作者自云：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，故将真事隐去，而撰此《石头记》一书也。故曰“甄士隐梦幻识通灵”。但书中所记何事？又因何而撰是书哉？自云：今风尘碌碌，一事无成，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，一一细推了去，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，何堂堂之须眉诚不若彼一千裙钗？实愧则有馀、悔则无益之大无可奈何之日也。当此时，则自欲将已往所赖——上赖天恩，下承祖德，锦衣纨袴之时，饫甘餍美之日，背父母教育之恩，负师兄规训之德，以致今日一事无成、半生潦倒之罪，编述一记，以告普天下人。虽我之罪固不能免，然闺阁中本自

历历有人，万不可因我不肖，则一并使其泯灭也。虽今日之茅椽蓬牖，瓦灶绳床，其风晨月夕，阶柳庭花，亦未有伤于我之襟怀笔墨者。何为不用假语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来，以悦人之耳目哉？故曰“[贾雨村] 风尘怀闺秀”，乃是第一回题纲正义也。开卷即云“风尘怀闺秀”，则知作者本意原为记述当日闺友闺情，并非怨世骂时之书矣。虽一时有涉于世态，然亦不得不叙者，但非其本旨耳。阅者切记之。

诗曰：

浮生着甚苦奔忙，盛席华筵终散场。  
悲喜千般同幻渺，古今一梦尽荒唐。  
谩言红袖啼痕重，更有情痴抱恨长。  
字字看来皆是血，十年辛苦不寻常。



# 目录

版权信息	i
整理说明	iii
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凡例	v
第一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，贾雨村风尘怀闺秀	3



# 第一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贾雨村风尘怀闺秀

此开卷第一回也。作者自云：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，故将真事隐去，而借通灵之说，撰此《石头记》一书也，故曰“甄士隐”云云。但书中所记何事何人？自又云：“今风尘碌碌，一事无成，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，一一细考较去，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。何我堂堂须眉，诚不若此裙钗哉？（蒙侧）何非梦幻，何不通灵？作者托言，原当有自。受气清浊，本无男女[之]别。实愧则有馀，悔又无益之大无可如何之日也！当此，则自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，锦衣纨绔之时，饫甘餍肥之日，背父兄教育之恩，负师友规谈之德，以至今日一技无成、半生潦倒之罪，（蒙侧）明告看者。编述一集，以告天下人：我之罪固不免，然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，万不可因我之不肖，自护己短，一并使其泯灭也。（蒙侧）因为传他，并可传我。虽今日之茅椽蓬牖，瓦灶绳床，其晨夕风露，阶柳庭花，亦未有妨我之襟怀笔墨。虽我未学，下笔无文，又何妨用假语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来？亦可使闺阁昭传，复可悦世之目，破人愁闷，不亦宜乎？”故曰“贾雨村”云云。

此回中凡用“梦”用“幻”等字，是提醒阅者眼目，亦是此书立意本旨。列位看官，你道此书从何而来？说起根由虽近荒唐，（甲侧）自占地步。自首荒唐，妙！细谙则深有趣味。待在下将此来历注明，方使阅者了然不惑。

原来，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，（甲侧）补天济世，勿认真用常言。于大荒山（甲侧）荒唐也。无稽崖（甲侧）无稽也。炼成高经十二丈、（甲侧）总应十二钗。方经二十四丈（甲侧）照应副十二钗。顽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。娲皇氏只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，（甲侧）合周天之数。（蒙侧）数足，偏遣我。“不堪入选”句中透出心眼。只单单的剩了一块未用，（甲侧）剩了这一块便生出这许多故事。使当日虽不以此补天，就该去补地之坑陷，使地平坦，而不得有此一部鬼话。便弃在此山青埂峰下。（甲侧）妙！自谓落堕情根，故无补天之用。谁知此石自经锻炼之后，灵性已通，（甲侧）煅

炼后性方通。甚哉，人生不能学也！因见众石俱得补天，独自己无材不堪入选，遂自怨自叹，日夜悲号惭愧。

一日，正当嗟悼之际，俄见一僧一道远远而来，生得骨格不凡，丰神迥别，【庚】这是真像，非幻像也。说说笑笑来至峰下，坐于石边，高谈快论。先是说些云山雾海、神仙玄幻之事，后便说到红尘中荣华富贵。此石听了，不觉打动凡心，也想要到人间去享一享这荣华富贵，但自恨粗蠢，不得已，便口吐人言，【甲】侧竟有人问：“口生于何处？”其无心肝，可笑可恨之极！向那僧道说道：“大师，弟子蠢物，【甲】侧岂敢岂敢。不能见礼了。适闻二位谈那人世间荣耀繁华，心切慕之。弟子质虽粗蠢，【甲】侧岂敢岂敢。性却稍通，况见二师仙形道体，定非凡品，必有补天济世之材，利物济人之德。如蒙发一点慈心，携带弟子得入红尘，在那富贵场中、温柔乡里受享几年，自当永佩洪恩，万劫不忘也。”二仙师听毕，齐憨笑道：“善哉，善哉！那红尘中有却有些乐事，但不能永远依恃，况又有‘美中不足，好事多魔’八个字紧相连属，瞬息间则又乐极悲生、人非物换，究竟是到头一梦、万境归空。【甲】侧四句乃一部之总纲。倒不如不去的好。”

这石凡心已炽，那里听得进这话去，乃复苦求再四。二仙知不可强制，乃叹道：“此亦静极思动，无中生有之数也。既如此，我们便携你去受享受享，只是到不得意时，切莫后悔。”石道：“自然，自然。”那僧又道：“若说你性灵，却又如此质蠢，并更无奇贵之处，如此也只好踮脚而已。【甲】侧锻炼过尚与人踮脚，不学者又当如何？也罢，我如今大施佛法助你[一]助，待劫终之日，复还本质，以了此案。【甲】侧妙！佛法亦须偿还，况世人之债乎？近之赖债者来看此句。所谓游戏笔墨也。你道好否？”石头听了，感谢不尽。那僧便念咒书符，大展幻【甲】侧明点“幻”字。好！术，将一块大石登时变成一块鲜明莹洁的美玉，且又缩成扇坠大小的可佩可拿。【甲】侧奇诡险怪之文，有如髯苏《石钟》《赤壁》用幻处。那僧托于掌上，笑道：“形体倒也是个宝物了！【甲】侧自愧之语。【蒙】侧世上人原自据看得见处为凭。还只没有实在的好处，【甲】侧妙极！今之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者，见此大不欢喜。须得再镌上数字，使人一见便知是奇物方妙。【甲】侧世上原宜假，不宜真也。谚云：“一日卖了三千假，三日卖不出一个真。”信哉！然后好携你到那昌明隆盛之邦，【甲】侧伏长安大都。诗礼簪缨之族，【甲】侧伏荣国府。花柳繁华地，【甲】侧伏大观园。温柔富贵乡，【甲】侧伏紫芸轩。去安身乐业。”【甲】侧何不再添一句云“择个绝世情痴作主人”？石头听了，喜不能禁，乃问：“不知赐了弟子那几件奇处，【甲】侧可知若果有奇贵之处，自己亦不知者。若自以奇贵而居，究竟是无真奇贵之人。又不知携了弟子到何地方？【甲】侧昔子房后谒黄石公，惟见一石。子房当时恨不随此石去。余亦恨不能随此石而去也。聊供阅者一笑。望乞明示，使弟子不惑。”那

僧笑道：“你且莫问，日后自然明白的。”说着，便袖了这石，同那道人飘然而去，竟不知投奔何方何舍。

后来，又不知过了几世几劫，因有个空空道人访道求仙，忽从这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经过，忽见一大石上字迹分明，编述历历。空空道人乃从头一看，原来就是无材补天、幻形入世，甲侧八字便是作者一生惭恨。蒙茫茫大士、渺渺真人携入红尘，历尽离合悲欢、炎凉世态的一段故事。后面又有一首偈云：

无材可去补苍天，甲侧书之本旨。枉入红尘若许年。甲侧惭愧之言，呜咽如闻。

此系身前身后事，倩谁记去作奇传？

诗后便是此石堕落之乡，投胎之处，亲自经历的一段陈迹故事。其中家庭闺阁琐事，以及闲情诗词倒还全备，或甲侧“或”字谦得好。可适趣解闷，然朝代年纪，地舆邦国，甲侧若用此套者，胸中必无好文字，手中断无新笔墨。却反失落无考。甲侧据余说，却大有考证。蒙侧妙在“无考”。

空空道人遂向石头说道：“石兄，你这一段故事，据你自己说有些趣味，故编写在此，意欲问世传奇。据我看来：第一件，无朝代年纪可考，甲侧先驳得妙。第二件，并无大贤大忠理朝廷、治风俗的善政，甲侧将世人欲驳之腐言，预先代人驳尽。妙！其中只不过几个异样的女子，或情或痴，或小才微善，亦无班姑、蔡女之德能。我纵抄去，恐世人不爱看呢。”

石头笑答道：“我师何太痴耶！若云无朝代可考，今我师竟假借汉唐等年纪添缀，又有何难？甲侧所以答得好。但我想，历来野史，皆蹈一辙，莫如我这不借此套者，反倒新奇别致，不过只取其事体情理罢了，又何必拘拘于朝代年纪哉！再者，市井俗人喜看理治之书者甚少，爱看适趣闲文者特多。历来野史，或讪谤君相，或贬人妻女，甲侧先批其大端。奸淫凶恶，不可胜数。更有一种风月笔墨，其淫秽污臭，涂毒笔墨，坏人子弟，又不可胜数。至若佳人才子等书，则又干部共出一套，且其中终不能不涉于淫滥，以致满纸潘安子建、西子文君，不过作者要写出自己的那两首情诗艳赋来，故假拟出男女二人名姓，又必旁出一小人其间拨乱，蒙侧放笔以情趣世人，并评倒多少传奇。文气淋漓，字句切实。亦如剧中之小丑然。且鬟婢开口即者也之乎，非文即理。故逐一看去，悉皆自相矛盾，大不近情理之话。竟不如我半世亲睹亲闻的这几个女子，虽不敢说强似前代书中所有之人，但事迹原委，亦可以消愁破闷，也有几首歪诗熟话，可以喷饭供酒。至若离合悲欢，兴衰际遇，则又追踪躐迹，不敢稍加穿凿，徒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者。甲侧事则实事，然亦叙得有间架、有曲折、有顺逆、有映带、有隐有见、有正有闰，以至草蛇灰线、空谷传声、一击两鸣、明修栈道、暗渡陈

仓、云龙雾雨、两山对峙、烘云托月、背面傅粉、千皴万染诸奇。书中之秘法，亦不复少。余亦于逐回中搜剔剖剖，明白注释，以待高明，再批示误谬。今之人，贫者日为衣食所累，富者又怀不足之心，纵一时稍闲，又有贪淫恋色、好货寻愁之事，那里有工夫去看那理治之书？所以，我这一段故事，也不愿世人称奇道妙，也不定要世人喜悦检读，**甲侧**转得更好。**甲眉**开卷一篇立意，真打破历来小说窠臼。阅其笔则是《庄子》《离骚》之亚。斯亦太过。只愿他们当那醉馥饱卧之时，或避世去愁之际，把此一玩，岂不省了些寿命筋力？就比那谋虚逐妄去，也省了口舌是非之害、腿脚奔忙之苦。再者，亦令世人换新眼目，不比那些胡牵乱扯，忽离忽遇，满纸才人淑女、子建文君、红娘小玉等通共熟套之旧稿。我师意为何如？”**甲侧**余代空空道人答曰：“不独破愁醒盹，且有大益。”

空空道人听如此说，思忖半晌，将这《石头记》**甲侧**本名。再检阅一遍，**甲侧**这空空道人也太小心了，想亦世之一腐儒耳。因见上面虽有些指奸责佞、贬恶诛邪之语，**甲侧**亦断不可少。亦非伤时骂世之旨，**甲侧**要紧句。及至君仁臣良、父慈子孝，凡伦常所关之处，皆是称功颂德，眷眷无穷，实非别书之可比。虽其中大旨谈情，亦不过实录其事，又非假拟妄称，**甲侧**要紧句。一味淫邀艳约、私订偷盟之可比。因毫不干涉时世，**甲侧**要紧句。方从头至尾抄录回来，问世传奇。因空见色，由色生情，传情入色，自色悟空，遂易名为情僧，改《石头记》为《情僧录》。至吴玉峰题曰《红楼梦》。东鲁孔梅溪则题曰《风月宝鉴》。**甲眉**雪芹旧有《风月宝鉴》之书，乃其弟棠村序也。今棠村已逝，余睹新怀旧，故仍因之。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，披阅十载，增删五次，**甲眉**若云雪芹披阅增删，然则开卷至此这一篇楔子又系谁撰？足见作者之笔，狡猾之甚。后文如此处者不少。这正是作者用画家烟云模糊处，观者万不可被作者瞒蔽了去，方是巨眼。纂成目录，分出章回，则题曰《金陵十二钗》。并题一绝云：

满纸荒唐言，一把辛酸泪！

都云作者痴，谁解其中味？**甲夹**此是第一首标题诗。

**甲眉**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，哭成此书。壬午除夕。书未成，芹为泪尽而逝。余尝哭芹，泪亦待尽。每意觅青埂峰再问石兄，奈不遇癞头和尚何！怅怅！今而后，惟愿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，是书何幸，余二人亦大快遂心于九泉矣。甲午八（日）[月] 泪笔。

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，仍用《石头记》。

出则既明，且看石上是何故事。按那石上书云：**甲侧**以[下系]石上所记之文。

当日地陷东南，这东南一隅有处曰姑苏，**甲侧**是金陵。有城曰阊门者，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。**甲侧**妙极！是石头口气，惜米颠不遇此石。这阊门外有个十里**甲侧**开口先云势利，是伏甄、封二姓之事。街，街内有个仁清**甲侧**又言人情，总为士隐火后伏笔。巷，



巷内有个古庙，因地方窄狭，甲侧世路宽平者甚少。亦凿。人皆呼作葫芦甲侧糊涂也，故假语从此（具）[兴]焉。庙。蒙侧画的虽不依样，却是葫芦。庙旁住着一家乡宦，甲侧不出荣国大族，先写乡宦小家，从小至大，是此书章法。姓甄，甲真。后之甄宝玉亦借此音，后不注。名费，甲侧废。字士隐。甲侧托言将真事隐去也。嫡妻封甲侧风。因风俗来。氏，情性贤淑，深明礼义。甲侧八字正是写日后之香菱，见其根源不凡。家中虽不甚富贵，然本地便也推他为望族了。甲侧本地推为望族，宁、荣则天下推为望族，叙事有层落。因这甄士隐禀性恬淡，不以功名为念，甲侧自是羲皇上人，便可作是书之朝代年纪矣。总写香菱根基，原与正十二钗无异。蒙侧伏笔。每日只以观花修竹，酌酒吟诗为乐，倒是神仙一流人品。只是一件不足：如今年已半百，膝下无儿，甲侧所谓“美中不足”也。只有一女，乳名英莲，甲侧设云“应怜”也。年方三岁。

一日，炎夏永昼。甲侧热日无多。士隐于书房闲坐，至手倦抛书，伏几少憩，不觉朦胧睡去。梦至一处，不辨是何地方。忽见那厢来了一僧一道，甲侧是方从青埂峰袖石而来也，接得无痕。且行且谈。

只听道人问道：“你携了这蠢物，意欲何往？”那僧笑道：“你放心，如今现有一段风流公案正该了结，这一干风流冤家，尚未投胎入世。趁此机会，就将此蠢物夹带于中，使他去经历。”那道人道：“原来近日风流冤孽又将造劫历世去不成？蒙侧苦恼是“造劫历世”，又不能不“造劫历世”，悲夫！但不知落于何方何处？”

那僧笑道：“此事说来好笑，竟是千古未闻的罕事。只因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，甲侧妙！所谓“三生石上旧精魂”也。甲全用幻。情之至，莫如此。今采来压卷，其后可知。有绛甲侧点“红”字。珠甲侧细思“绛珠”二字岂非血泪乎。草一株，时有赤瑕甲侧点“红”字“玉”字二。甲按“瑕”字本注：“玉小赤也，又玉有病也。”以此命名恰极。官神瑛甲侧单点“玉”字二。侍者，日以甘露灌溉，这绛珠草便得久延岁月。后来既受天地精华，复得雨露滋养，遂得脱却草胎木质，得换人形，仅修成个女体，终日游于离恨天外，饥则食密青果为膳，渴则饮灌愁海水为汤。甲侧饮食之名奇甚，出身履历更奇甚。写黛玉来历自与别个不同。只因尚未酬报灌溉之德，故其五衷便郁结着一段缠绵不尽之意。甲侧妙极！恩怨不清，西方尚如此，况世之人乎？趣甚警甚！甲以顽石草木为偶，实历尽风月波澜，尝遍情缘滋味，至无可如何，始结此木石因果，以泄胸中悒郁。古人之“一花一石如有意，不语不笑能留人”，此之谓耶？蒙侧点题处，清雅。恰近日神瑛侍者凡心偶炽，甲侧总悔轻举妄动之意。乘此昌明太平朝世，意欲下凡造历幻甲侧点“幻”字。缘，已在警幻甲侧又出一警幻，皆大关键处。仙子案前挂了号。警幻亦曾问及，灌溉之情未偿，趁此倒可了结的。那绛珠仙子道：‘他是甘露之惠，我并无此水可还。他既下世为人，我也去下世为人，

但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泪还他，也偿还得过他了。’【甲侧】观者至此，请掩卷思想，历来小说可曾有此句？千古未闻之奇文。【甲眉】知眼泪还债，大都作者一人耳。余亦知此意，但不能说得出。

【蒙侧】恩情山海（偿）[债]，惟有泪堪还。因此一事，就勾出多少风流冤家来，【甲侧】徐不及一人者，盖全部之主惟二玉二人也。陪他们去了结此案。”

那道人道：“果是罕闻，实未闻有还泪之说。【蒙侧】作想得奇！想来这一段故事，比历来风月事故更加琐碎细腻了。”那僧道：“历来几个风流人物，不过传其大概以及诗词篇章而已，至家庭闺阁中一饮一食，总未述记。再者，大半风月故事，不过偷香窃玉、暗约私奔而已，并不曾将儿女之真情发泄一二。【蒙侧】所以别致。想这一干人入世，其情痴色鬼，贤愚不肖者，悉与前人传述不同矣。”

那道人道：“趁此何不你我也去下世度脱【蒙侧】‘度脱’，请问是幻不是幻？几个，岂不是一场功德？”那僧道：“正合吾意，你且同我到警幻仙子宫中，将这蠢物交割清楚，待这一干风流孽鬼下世已完，你我再去。【蒙侧】幻中幻，何不可幻？情中情，谁又无情？不觉僧道亦入幻中矣。如今虽已有一半落尘，然犹未全集。”【甲侧】若从头逐个写去，成何文字？《石头记》得力处在此。丁亥春。道人道：“既如此，便随你去来。”

却说甄士隐俱听得明白，但不知所云“蠢物”系何东西。遂不禁上前施礼，笑问道：“二仙师请了。”那僧道也忙答礼相问。士隐因说道：“适闻仙师所谈因果，实人世罕闻者。但弟子愚浊，不能洞悉明白，若蒙大开痴顽，备细一闻，弟子则洗耳谛听，稍能警省，亦可免沉沦之苦。”二仙笑道：“此乃玄机不可预泄者。到那时只不要忘了我二人，便可跳出火坑矣。”士隐听了，不便再问，因笑道：“玄机不可预泄，但适云‘蠢物’，不知为何，或可一见否？”那僧道：“若问此物，倒有一面之缘。”说着，取出递与士隐。士隐接了看时，原来是块鲜明美玉，上面字迹分明，镌着“通灵宝玉”四字，【甲侧】凡三四次始出明玉形，隐屈之至。后面还有几行小字。正欲细看时，那僧便说已到幻境，【甲侧】又点“幻”字，云书已入幻境矣。【蒙侧】幻中言幻，何等法门。便强从手中夺了去，与道人竟过一大石牌坊，那牌坊上大书四字，乃是“太虚幻境”。【甲侧】四字可思。两边又有一副对联，道是：【蒙侧】无极太极之轮转，色空之相生，四季之随行，皆不过如此。

假作真时真亦假，无为有处有还无。【甲侧】叠用“真假”“有无”字，妙！

士隐意欲也跟了过去，方举步时，忽听一声霹雳，有若山崩地陷。士隐大叫一声，定睛一看，【蒙侧】真是大警觉大转身。只见烈日炎炎，芭蕉冉冉，【甲侧】醒得无痕，不落旧套。梦中之事便忘了对半。【甲侧】妙极！若记得，便是俗笔了。

又见奶姆正抱了英莲走来。士隐见女儿越发生得粉妆玉琢，乖觉可喜，便伸手



接来，抱在怀中，斗他顽耍一回，又带至街前，看那过会的热闹。方欲进来时，只见从那边来了一僧一道，甲侧所谓“万境都如梦境看”也。那僧则癞头跣足，那道则跛足蓬头，甲侧此则是幻像。疯疯癫癫，挥霍谈笑而至。及至到了他们门前，看见士隐抱着英莲，那僧便哭起来，甲侧奇怪！所谓情僧也。又向士隐道：“施主，你把这有命无运，累及爹娘”甲眉八个字屈死多少英雄，屈死多少忠臣孝子，屈死多少仁人志士，屈死多少词客骚人！今又被作者将此一把眼泪洒与闺阁之中，见得裙钗尚遭逢此数，况天下之男子乎？看他所写开卷之第一个女子便用此二语以订终身，则知托言寓意之旨，谁谓独寄兴于一“情”字耶！武侯之三分，武穆之二帝，二贤之恨，及今不尽，况今之草芥乎？家国君父，事有大小之殊，其理其运其数则略无差异。知运知数者，则必谅而后叹也。之物，抱在怀内作甚？”士隐听了，知是疯话，也不去睬他。那僧还说：“舍我罢，舍我罢！”士隐不耐烦，便抱着女儿撒身进去，蒙侧如果舍出，则不成幻境矣。行文至此，又不得不有此一语。那僧乃指着他大笑，口内念了四句言词，道是：

惯养娇生笑你痴，甲侧为天下父母痴心一哭。

菱花空对雪澌澌。甲侧生不遇时。遇又非偶。

好防佳节元宵后，甲侧前后一样，不直云前而云后，是讳知者。

便是烟消火灭时。甲侧伏后文。

士隐听得明白，心下犹豫，意欲问他们来历。只听道人说道：“你我不必同行，就此分手，各干营生去罢。三劫后，甲眉佛以世谓劫，凡三十年为一世。三劫者，想以九十春光寓言也。我在北邙山等你，会齐了同往太虚幻境销号。”那僧道：“妙，妙，妙！”说毕，二人一去，再不见个踪影了。士隐心中此时自忖：这两个人必有来历，该试一问，如今悔却晚也。

这士隐正痴想，忽见隔壁甲侧“隔壁”二字极细极险，记清。葫芦庙内寄居的一个穷儒，姓贾名化，甲侧假话。妙！表字时飞，甲侧实非。妙！别号雨村。甲侧雨村者，村言粗语也。言以村粗之言演出一段假话也。者走了出来。这贾雨村原系胡州。甲侧胡诌也。人氏，原系诗书仕宦之族，因他生于末世，甲侧又写一末世男子。父母祖宗根基一尽，人口衰丧，只剩得他一身一口，在家乡无益。蒙侧形容落（破）[魄]诗书子弟，逼真。因进京求取功名，再整基业。自前岁来此，又淹蹇住了，暂寄庙中安身，每日卖字作文为生，蒙侧“庙中安身”、“卖字为生”，想是过午不食的了。故士隐常与他交接。甲侧又夹写士隐实是翰林文苑，非守钱虏也，直灌入“慕雅女雅集苦吟诗”一回。当下雨村见了士隐，忙施礼陪笑道：“老先生倚门伫望，敢是街市上有甚新闻否？”士隐笑道：“非也，适因小女啼哭，引他出来作耍，正是无聊之甚，兄来得正妙，请入小斋一谈，彼此皆可消此永昼。”说

着，便令人送女儿进去，自携了雨村来至书房中。小童献茶。方谈得三五句话，忽家人飞报：“严甲侧“炎”也。炎既来，火将至矣。老爷来拜。”士隐忙的起身谢罪道：“恕诳驾之罪，略坐，即来陪。”雨村忙起身亦让道：“老先生请便。晚生乃常造之客，稍候何妨。”蒙侧世态人情，如闻其声。说着，士隐已出前厅去了。

这里雨村且翻弄书籍解闷。忽听得窗外有女子嗽声，雨村遂起身往窗外一看，原来是一个丫鬟，在那里撷花，生得仪容不俗，眉目清明，甲侧八字足矣。虽无十分姿色，却亦有动人之处。甲眉更好。这便是真正情理之文。可笑近之小说中满纸“羞花闭月”等字。这是雨村目中，又不与后文相似。雨村不觉看得呆了。甲侧今古穷酸色心最重。那甄家丫鬟撷了花，方欲走时，猛抬头见窗内有人，敝巾旧服，虽是贫窘，然生得腰圆背厚，面阔口方，更兼剑眉星眼，直鼻权腮。甲侧是莽、操遗容。甲眉最可笑世之小说中，凡写奸人则用“鼠耳鹰腮”等语。这丫鬟忙转身回避，心下乃想：“这人生得这样雄壮，却又这样褴褛，想他定是我家主人常说的什么贾雨村了，每有意帮助周济，只是没甚机会。我家并无这样贫穷亲友，想定是此人无疑了。怪道又说他必非久困之人。”如此想，不免又回头两次。甲眉这方是女儿心中意中正文。又最恨近之小说中满纸红拂紫烟。

蒙侧如此忖度，岂得为无情？雨村见他回了头，便自为这女子心中有意于他，甲侧今古穷酸皆会替女妇心中取中自己。便狂喜不禁，自为此女子必是个巨眼英豪，风尘中之知己也。蒙侧在此处已把种点出。一时小童进来，雨村打听得前面留饭，不可久待，遂从夹道中自便出门去了。士隐待客既散，知雨村自便，也不去再邀。

一日，早又中秋佳节。士隐家宴已毕，乃又另具一席于书房，却自己步月至庙中来邀雨村。甲侧写士隐爱才好客。原来雨村自那日见了甄家之婢曾回头顾他两次，自为是个知己，便时刻放在心上。蒙侧也是不得不留心。不独因好色，多半感知音。今又正值中秋，不免对月有怀，因而口占五言一律云：甲侧这是第一首诗。后文香奁闺情皆不落空。余谓雪芹撰此书，中亦有传诗之意。

未卜三生愿，频添一段愁。

闷来时敛额，行去几回头。

自顾风前影，谁堪月下俦？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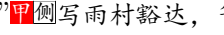
蟾光如有意，先上玉人楼。

雨村吟罢，因又思及平生抱负，苦未逢时，乃又搔首对天长叹，复高吟一联云：



玉在匱中求善价，钗于奁内待时飞。甲侧表过黛玉，则紧接上宝钗。前用二玉合传，

今用二宝合传，自是书中正眼。蒙侧偏有些脂气。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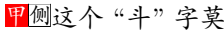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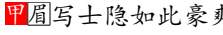

恰值士隐走来听见，笑道：“雨村兄真抱负不浅也！”雨村忙笑道：“岂敢！不




过偶吟前人之句，何敢狂诞至此。”因问：“老先生何兴至此？”士隐笑道：“今夜中秋，俗谓‘团圆之节’，想尊兄旅寄僧房，不无寂寞之感，故特具小酌，邀兄到敝斋一饮，不知可纳芹意否？”雨村听了，并不推辞，“不推辞”语，便不入故套。便笑道：“既蒙谬爱，何敢拂此盛情。”写着雨村豁达，气象不俗。说着，便同了士隐复过这边书院中来。


须臾茶毕，早已设下杯盘，那美酒佳肴自不必说。二人归坐，先是款斟漫饮，次渐谈至兴浓，不觉飞觥限盏起来。当时街坊上家家箫管，户户弦歌，当头一轮明月，飞彩凝辉，二人愈添豪兴，酒到杯干。雨村此时已有七八分酒意，狂兴不禁，乃对月寓怀，口号一绝云：

时逢三五便团圆，满把晴光护玉栏。

天上一轮才捧出，人间万姓仰头看。这首非本旨，不过欲出雨村，不得不有者。用中秋诗起，用中秋诗收，又用起诗社于秋日。所叹者三春也，却用三秋作关键。

士隐听了，大叫：“妙哉！吾每谓兄必非久居人下者，今所吟之句，飞腾之兆已见，不日可接履于云霓之上矣。可贺，可贺！”乃亲斟一斗为贺。雨村因干过，叹道：“非晚生酒后狂言，若论时尚之学，晚生也或可去充数沽名，只是目今行囊、路费一概无措，神京路远，非赖卖字撰文可能到者。”士隐不待说完，便道：“兄何不早言。愚每有此心，但每遇兄时，兄并未谈及，愚故未敢唐突。今既及此，愚虽不才，‘义利’二字却还识得。且喜明岁正当大比，兄宜作速入都，春闱一战，方不负兄之所学也。其盘费馀事，弟自代处置，亦不枉兄之谬识矣！”当下即命小童进去，速封五十两白银，并两套冬衣。又云：“十九日乃黄道之期，兄可即买舟西上，待雄飞高举，明冬再晤，岂非大快之事耶！”雨村收了银、衣，不过略谢一语，并不介意，仍是吃酒谈笑。托大处，即遇此等人，又不得太琐细。那天已交三鼓，二人方散。

士隐送雨村去后，回房一觉，直至红日三竿方醒。因思昨夜之事，意欲再写两封荐书，与雨村带至神京，使雨村投谒个仕宦之家，为寄足之地。因使人过去请时，那家人去了回来说：“和尚说，贾爷今日五鼓已进京去了，也曾留下话与和尚转达老爷，说：‘读书人不在黄道黑道，总以事理为要，不及面辞了。’”士隐听了，也只得罢了。

真是闲处光阴易过，倏忽又是元宵佳节矣。士隐命家人霍启此

因事而命名。抱了英莲去看社火花灯，半夜中，霍启因要小解，便将英莲放在一家门槛上坐着。待他小解完了来抱时，那有英莲的踪影？急得霍启直寻了半夜，至天明不见，那霍启也就不敢回来见主人，便逃往他乡去了。那士隐夫妇，见女儿一夜不归，便知有些不妥，再使几个人去寻找，回来皆云连音响皆无。夫妻二人，半世只生此女，一旦失落，岂不思想，因此昼夜啼哭，几乎不曾寻死。甲眉喝醒天下父母之痴心。蒙侧天下作子弟的，看了想去。看看一月，士隐先就得了一病，当时封氏孺人也因思女构疾，日日请医疗病。

不想这日三月十五，葫芦庙中炸供，那些和尚不加小心，致使油锅火逸，便烧着窗纸。此方人家多用竹篱木壁者，甲侧土俗人风。蒙侧交竹滑溜婉转。大抵也因劫数，于是接二连三，牵五挂四，将一条街烧得如火焰山一般。甲眉写出南直召祸之实病。彼时虽有军民来救，那火已成了势，如何救得下去？直烧了一夜，方渐渐熄去，也不知烧了几家。只可怜甄家在隔壁，早已烧成一片瓦砾场了。只有他夫妇并几个家人的性命不曾伤了。急得士隐惟跌足长叹而已。只得与妻子商议，且到田庄上去安身。偏值近年水旱不收，鼠盗蜂起，无非抢粮夺食，鼠窃狗偷，民不安生，因此官兵剿捕，难以安身。士隐只得将田庄都折变了，便携了妻子与两个丫鬟投他岳丈家去。

他岳丈名唤封肃，戚氏风俗。本贯大如州人氏，甲眉托言大概如此之风俗也。虽是务农，家中都还殷实。今见女婿这等狼狈而来，心中便有些不乐。甲侧所以大概之人情如是，风俗如是也。蒙侧大都不过如此。幸而士隐还有折变田地的银子未曾用完，蒙侧若非“幸而”，则有不留之意。拿出来托他随分就价薄置些须房地，为后日衣食之计。那封肃便半哄半赚，些须与他些薄田朽屋。士隐乃读书之人，不惯生理稼穡等事，勉强支持了一二年，越觉穷了下去。封肃每见面时，便说些现成话，且人前人后又怨他们不善过活，只一味好吃懒作。甲侧此等人何多之极！等语。士隐知投人不着，心中未免悔恨，再兼上年惊唬，急忿怨痛，已有积伤，暮年之人，贫病交攻，竟渐渐露出那下世的光景来。蒙侧几几乎。世人则不能止于几几乎，可悲！观至此不……（下缺）

可巧这日，拄了拐挣挫在街前散散心时，忽见那边来了一个跛足道人，疯狂落魄，麻履鹑衣，口内念着几句言词，道是：

世人都晓神仙好，惟有功名忘不了！

古今将相在何方？荒冢一堆草没了。

世人都晓神仙好，只有金银忘不了！

终朝只恨聚无多，及到多时眼闭了。

世人都晓神仙好，只有姣妻忘不了！

君生日日说恩情，君死又随人去了。

世人都晓神仙好，只有儿孙忘不了！

痴心父母古来多，孝顺儿孙谁见了？

士隐听了，便迎上来道：“你满口说些什么？只听见些‘好’‘了’‘好’‘了’。”那道人笑道：“你若果听见‘好’‘了’二字，还算你明白。可知世上万般，好便是了，了便是好。若不了，便不好，若要好，须是了。我这歌儿，便名《好了歌》。”士隐本是有宿慧的，一闻此言，心中早已彻悟，因笑道：“且住！待我将你这《好了歌》解注出来何如？”道人笑道：“你解，你解。”士隐乃说道：【戚美】要写情要写幻境，偏先写出一篇奇人奇境来。

陋室空堂，当年笏满床，【甲侧】宁、荣未有之先。

衰草枯杨，曾为歌舞场。【甲侧】宁、荣既败之后。

蛛丝儿结满雕梁，【甲侧】潇湘馆、紫芸轩等处。

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。【甲侧】雨村等一千新荣暴发之家。【甲眉】先说场面，忽新忽败，忽丽忽朽，已见得反覆不了。

说什么脂正浓，粉正香，如何两鬓又成霜？【甲侧】宝钗、湘云一千人。

昨日黄土陇头送白骨，【甲侧】黛玉、晴雯一千人。

今宵红灯帐底卧鸳鸯。【甲眉】一段妻妾迎新送死，倏恩倏爱，倏痛倏悲，缠绵不了。

金满箱，银满箱，【甲侧】熙凤一千人。

展眼乞丐人皆谤。【甲侧】甄玉、贾玉一千人。

正叹他人命不长，那知自己归来丧！【甲眉】一段石火光阴，悲喜不了。风露草霜，富贵嗜欲，贪婪不了。

训有方，保不定日后【甲侧】言父母死后之日。作强梁。【甲侧】柳湘莲一千人。

择膏粱，谁承望流落在烟花巷！【甲眉】一段儿女死后无凭，生前空为筹画计算，痴心不了。

因嫌纱帽小，致使锁枷扛，【甲侧】贾赦、雨村一千人。

昨怜破袄寒，今嫌紫蟒长。【甲侧】贾兰、贾菌一千人。【甲眉】一段功名升黜无时，强夺苦争，喜惧不了。

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，【甲侧】总收。【甲眉】总收古今亿兆痴人，共历幻场，此幻事扰扰纷纷，无日可了。

反认他乡是故乡。【甲侧】太虚幻境、青埂峰一并结住。

甚荒唐，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！【甲侧】语虽旧句，用于此妥极是极。苟能如此，便能了得。【甲眉】此等歌谣原不宜太雅，恐其不能通俗，故只此便妙极。其说得痛切处，又非一味俗



语可到。**戚**谁不解得世事如此，有龙象力者方能放得下。

那疯跛道人听了，拍掌笑道：“解得切，解得切！”士隐便笑一声“走罢！”**甲**侧如闻如见。**甲**眉“走罢”二字，真悬崖撒手，若个能行？**蒙**侧一转念间登彼岸。将道人肩上褡裢抢了过来背着，竟不回家，同了疯道人飘飘而去。

当下哄动街坊，众人当作一件新闻传说。封氏闻得此信，哭个死去活来，只得与父亲商议，遣人各处访寻，那讨音信？无奈何，少不得依靠着他父母度日。幸而身边还有两个旧日的丫鬟伏侍，主仆三人，日夜作些个针线发卖，帮着父亲用度。那封肃虽然日日抱怨，也无可奈何了。

这日，那甄家的大丫鬟在门前买线，忽听得街上喝道之声，众人都说新太爷到任。丫鬟于是隐在门内看时，只见军牢快手，一对一对的过去，俄而大轿内抬着一个乌帽猩袍的官府过去。**甲**侧雨村别来无恙否？可贺可贺。**甲**眉所谓“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”是也。丫鬟倒发了个怔，自思这官好面善，倒像在那里见过的。于是进入房中，也就丢过，不在心上。**甲**侧是无儿女之情，故有夫人之分。**蒙**侧起初到底有心乎？无心乎？至晚间，正该歇息之时，忽听一片声打的门响，许多人乱嚷，说：“本府太爷差人来传人问话。”**蒙**侧不忘情的先写出头一位来了。封肃听了，唬得目瞪口呆，不知有何祸事。

**戚**总评：出口神奇，幻中不幻。文势跳跃，情里生情。借幻说法，而幻中更自多情；因情捉笔，而情里偏成痴幻。试问君家识得否，色空空色两无干。